



La Religieuse. Le Neveu de Rameau

修女 拉摩的侄儿

[法国]狄德罗 著 陆元昶 译
译林出版社



修女 拉摩的侄儿

[法国]狄德罗 著 陆元祖 译

LA RELIGIEUSE
LE NEVEU DE RAMEAU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修女、拉摩的侄儿／(法)狄德罗(Diderot,D.)著;陆元昶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7(2003.1重印)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书名原文:La Religieuse Le Neveu de Rameau

ISBN 7-80567-828-6

I.修... II.①狄... ②陆... III.中篇小说-作品集-法国-近代 IV.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20537号

书 名	修女 拉摩的侄儿
作 者	[法国]狄德罗
译 者	陆元昶
责任编辑	韩沪麟
原文出版	法国 Flammariion 出版社 1968 年及 1995 年版本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yilin.com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印 刷	无锡春远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75
插 页	4
字 数	226 千
版 次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3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567-828-6/I·487
定 价	(精装本)15.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者前言

《修女》和《拉摩的侄儿》是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德尼·狄德罗的两部杰出的小说作品。

《修女》写于一七六〇年。这部小说虽然是一部悲怆作品,却是由一场恶作剧式的骗局引发的。狄德罗、霍尔巴赫、格里姆、戴比奈夫人的共同的好朋友,乐于助人、对美术颇有兴趣的德·克鲁瓦马尔侯爵于一七五九年年初离开巴黎,到在诺曼底的自家领地去处理家庭事务,由于他耽于田园的隐居生活和天伦之乐,久久不归,朋友们想念他,为使他回到他们中来,他们在戴比奈夫人的沙龙里策划了这个诈骗阴谋。这部作品后面附的前言是一七八一年《修女》在《文学通信录》上连载时,格里姆写的,大致讲述了这个阴谋形成的来龙去脉和小说产生的经过。

根据今人乔治·梅的考证,德·克鲁瓦马尔侯爵帮助过的那位修女是隆尚修道院的马格丽特·德拉马尔,她于一七一七年出生于一个金银珠宝商家庭,也是个私生女,于一七三四年进入隆尚修道院。一七五二年九月,马格丽特·德拉马尔要求放弃入教誓言,经过长期的诉讼过程,于一七五八年三月彻底败诉。狄德罗写《修女》时,这位真正的修女正在隆尚过着禁闭生活。一七九〇年,她与一些同伴一起拒绝了革命政府给予的自由。

狄德罗和他的朋友们其实也和侯爵一样,并不认识马格丽特·

德拉马尔,亦不知道她的名字,书中的修女苏珊·西莫南死时不到二十岁,而马格丽特·德拉马尔在败诉时已有四十一岁。苏珊·西莫南的经历不是马格丽特·德拉马尔的经历,但它是有着现实基础的,马格丽特修女要求通过法律方式解除誓言时,她的家庭律师曾断言:“如果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听了马格丽特姐妹的话,人们将要看到的就只能是家庭中的不安与混乱,只能是修道院中的反叛与混乱。”可见在当时,有相当多的女孩子被自己的父母葬送在修道院里。在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中,于斯贝克分析法国人口减少的原因时说,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阉人”太多,他说的“阉人”就是指修士和修女,“过去父亲们当孩子还在摇篮中时就判定他们如此,今天他们自十四岁起即自行献身于此:这差不多还是同一回事。”除了社会上普遍存在这种现象外,狄德罗自己的身世也是他写作《修女》的不可忽视的基础。狄德罗出身于一个虔信天主教的家庭,其舅父狄狄埃·维涅隆即是一位司铎,他的弟弟狄狄埃·狄德罗于一七四六年做了教士。狄德罗十岁起即入其家乡朗格勒的耶稣会学习,并于一七二六年(十三岁)受了剃发礼。一七二八年,他到了巴黎,进入冉森派的阿尔库尔学院学习。他有宗教生活的经历,因而要比别人在认识上更加深刻。也许正是这些切身的体会使他后来在《哲学思想录》中表达出强烈的反宗教意识,说出“一个充满仁爱的上帝难道会在泪水的沐浴中感到快乐吗?”这样在当时看来是大逆不道的話。狄德罗拒绝了父母为他安排的婚姻,而与安托瓦内特·尚比雍相爱,一七四二年底他回家乡请求父亲同意他与安托瓦内特结婚,被父亲命令禁闭在一所修道院里,次年二月他跳窗逃脱,回到巴黎与安托瓦内特结了婚,他的婚姻在九年之后才得到父亲的承认。他的妹妹昂热利克不顾家人的反对,自愿做了朗格勒修道院的圣于尔絮尔会修女,后来精神失常,于一七四八年左右死去,年仅二十七岁。狄德罗在为骗局编造信件

时，一定是想到了这一切，才会沉浸在悲痛之中，泪流满面。他在书中多次写到疯狂的修女，和人物的疯狂的结局，可能与昂热利克的不幸结局不无关系。一个缺乏切身体会的人是不可能写出堂·莫雷尔描述修女生活的那段话的。

小说以苏珊姐妹对自己不幸身世的讲述，从宗教和世俗两方面否定当时的隐修院制度，指出这种看似神圣的职业的残酷和违背人性。苏珊的入教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家庭财产分配的不均，她的父母为保障她的两个姐姐的生活，而尽可能地减少她应得的那份遗产，要达到这个目的，将她葬送在修道院里是最好的办法；另一个原因则是为她的母亲赎罪。苏珊的母亲自己犯下了罪过，感到良心的谴责，但她并不是通过惩罚自己来赎罪，而是以女儿的一生来赎自己的罪过。她在临终写给苏珊的那封信中，表露出对女儿的“爱”，对于上帝的“虔信”，但这种“爱”和“虔信”实在令人毛骨悚然。对照真正的修女马格丽特·德拉马尔的家庭的律师的那番话，不难看出，许多家庭送子女入教从事神圣职业，并不是出于神圣的动机。因此，必然的结果就是，很多修士修女入教并不是出于自愿，并不是受到上帝精神的感召。

狄德罗虽然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但《修女》中苏珊对于隐修生活的反感并不是出于无神论或别的反宗教思想，也不是出于爱情或别的情感，她“有着天使的诚信，在她天真而温和的心中保存着对于人们教她要敬重的一切事物的最真诚的敬重”，不论是在残酷的迫害面前还是在罪恶的甜蜜诱惑面前，始终没有放弃对美德的敬意。她第一次被送进修道院时，是带着欢快去的，而当家人要她入教时，她认为这是将她活埋在修道院里。后来，她在修道院中受到迫害，想到要解除誓言；而在圣厄特罗普修道院，生活过得相当不错，她还是感到不能适应隐修生活。我们从她的言行可以看出，这种反感是出于她的本性。“上帝创造了生性喜好群居的人，他许

可他将自己禁闭起来吗？上帝将他造得如此不坚定，如此脆弱，他能许可他轻率发誓愿吗？”这样的话看似不合隐修的精神，却并不违背上帝的精神。而人一旦被关闭在一所修道院里，其心灵往往遭到扭曲和摧残，苏珊引述的德·莫尼院长的话就很有概括意义：“我周围所有这些如此顺从、如此清白、如此温柔的女孩子中几乎没有一个，我不能使之成为一头野兽；这是一种奇异的变形，人们进入修道院的单人房间时越是年轻，认识社会生活越少，为这种奇异的变形做的准备也就越大。”苏珊接触的人中，赛拉凡神甫因为入教晚，所以有人性；继德·莫尼夫人而任院长的圣克里斯蒂娜院长残暴而迷信；隆尚的众修女以帮助院长实施暴行为乐；即使是德·莫尼院长，也多少带有宗教狂的意味；圣厄特罗普修道院的院长则由于长期的隐修生活而产生变态的情欲。但苏珊并没有因为自己的不幸遭遇而动摇对于上帝的仁爱的信念，她在那两位年轻的教士身上就看到了作为真正的教士应具有的仁爱，并且希望上帝能使他们保持这种美好品质。读了这部作品，我们觉得苏珊不是个叛教者，恰恰是真正的基督徒，背离宗教精神的是那些以宗教信仰的借口达到自私目的的人，是那些将信仰导入迷信并以残暴行为败坏上帝形象的人。正如狄德罗所说：“迷信比无神论更加有害于上帝。”

狄德罗在《关于〈私生子〉的第二次谈话》中说道：“不应将思想给予人物，而是要懂得将人物放在能给予他们思想的环境中。”《修女》中表达思想、发议论的地方很多，但我们读来，感到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合情合理的。苏珊·西莫南向我们讲述着她的不幸经历，使我们深深感动，使我们忍不住要就她的不幸经历做一些思考，此时此刻，她说出了我们心中所想的。

格里姆的《前言》明白地告诉读者，这部作品是从骗局中产生的，是狄德罗虚构的，即使如此，我们仍旧关心这个根本不存在的

苏珊姐妹的命运,像狄德罗一样为她而流泪,原因就在于这部作品达到了更高程度的真实。《前言》揭穿了骗局,却丝毫无损于作品的完美。从这篇《前言》中我们还得知,一七八一年《修女》在《文学通信录》上登载时,还是表现为“碎片”的形式,只是后来经过狄德罗的修改才成了我们目前见到的样子。狄德罗对这篇小说一直非常珍视,一七八三年十月,病中的狄德罗还专门要求抄写人吉尔巴尔将《修女》的手稿归还自己。

《修女》一书由于强烈地批判讽刺了隐修制度,成为狄德罗最有争议的作品之一,宗教势力极力否定它,而革命势力则将它作为对宗教势力的控诉。直到法国大革命后的一七九六年,也就是狄德罗去世后的第十二年,《修女》才正式出版,但在一八二四年曾被维耶尔政府禁止。一九六〇年被首次搬上戏剧舞台。一九六五年,影片《修女》正在制作,就有一些宗教团体为禁止它的公演而活动。次年三月,影片制作完毕,三月三十一日即遭法国政府禁止。四月二十九日,在国民议会进行了关于影片《修女》的讨论。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日,禁令被解除,但影片必须改名为“苏珊·西莫南,狄德罗的修女”方可上映。

狄德罗于一七六一年或一七六二年创作了《拉摩的侄儿》,后来又于一七六五年、一七七二年和一七七四年对之做了三次修改,并且还让人抄了一些副本赠送朋友。但此书在他生前一直未出版。一八〇四年,即狄德罗去世二十年后,席勒写信给歌德说自己手中有一部狄德罗的未出版的手稿。歌德亲自将这部手稿译为德文,并使之在一八零五年出版,这是《拉摩的侄儿》一书的首次出版。最初在法国出版的《拉摩的侄儿》实际上是歌德的德译本的法译本。但不论是歌德见到的抄本还是此后的几种较早的法文版本,都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直到一八九一年,即狄德罗去世后的第一百零七年,也就是《拉摩的侄儿》写成后的第一百三十年,法兰西

喜剧院的图书管理员乔治·蒙瓦尔根据自己在巴黎的一位旧书商家中发现的狄德罗亲笔抄本出版了《拉摩的侄儿》，才使人看到了这部作品的真实完整的面貌。

《拉摩的侄儿》中的拉摩是让-菲利普·拉摩，法国伟大的音乐家，他的侄儿是谁，狄德罗在书中并未说出其名字，很多人因此认为这只是一个虚设的人物，是作家为表达自己的思想而造出来的。但有的研究者认为确有一个真正的“拉摩的侄儿”，他名叫让-弗朗索瓦·拉摩，是克洛德·拉摩的儿子，于一七一六年生于第戎，曾在耶稣会的学校受过教育，很早就显露出一些音乐天赋，后来定居巴黎，教授音乐。他于一七五七年出版了《羽管键琴新作集》，次年公演过自己的一部交响乐，还于一七六六年（这是在狄德罗写《拉摩的侄儿》之后）出版了诗体自传。他仿照 *Enéide*（依尼德，即《埃涅阿斯记》）的构词法而给他的这部诗体自传取名为 *La Raméide*。自传的具体内容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它的名字“拉摩记”，我们大致可以想像得出，他大概是将自己视为一个新纪元或新时代的开创者，这种狂妄自大在狄德罗作品中的人物身上多少有些反映。让-弗朗索瓦·拉摩后来生活潦倒，最终死在收容院里。狄德罗作品中的“拉摩的侄儿”可能带有让-弗朗索瓦·拉摩的一些特征，但并不是完全一样的，他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将“拉摩的侄儿”塑造成为一个放荡不羁的无耻之徒，通过这个人物的言行无情地抨击了帕里索等人。在写作《拉摩的侄儿》前后几年里，狄德罗和他的合作者们正经受着一些非常艰巨的考验，一七五七年，狄德罗与卢梭决裂，一七五九年，《百科全书》被禁止。帕里索在政权的支持下，对狄德罗等人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于一七六〇年五月，上演喜剧《哲学家们》，是年七月，伏尔泰提名选举狄德罗为法兰西学院院士，遭到失败。狄德罗正是以《拉摩的侄儿》为武器，对教会势力的代表者帕里索等人进行反击。

小说中的“拉摩的侄儿”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既是个道德败坏者、无赖、懒惰者，同时又是个好的音乐家。狄德罗让他在这两个方面都放肆无忌地说话。作为一个道德败坏者、无赖、懒惰者，他不知羞耻地以做淫媒为荣，吹嘘自己在此方面的才能，只求获取一种舒适的生活来源，而不问这种生活来源是否下贱无耻；他对于一切无耻之徒都赞美备至；作为一个好的音乐家，他对于音乐的美有一套精辟的见解，而这些见解其实就是狄德罗自己的美学见解。狄德罗将这两个方面集中在“拉摩的侄儿”这一个人物身上，达到一种奇特的效果。这个人物既是丑恶行径的实行者，又是丑恶行径的批判者、揭示者，原因在于他比帕里索、费莱隆等还多一点优点，即真诚，他卑鄙下贱多少还有一点谋取生活来源的动机，而帕里索、费莱隆等则并不需要谋取生活来源。小说中的“我”对“他”虽然厌恶，但还是不禁要说：“在他说的这一切之中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大家想它们，根据它们而为人处世；但人们不说。确实，这就是我的人与我们周围绝大多数的人最为明显的不同。他承认他所具有的、别的人都有的罪恶；但他不是个虚伪的人。他与他们同样的可恨，但他更加坦诚，更加始终如一；并且他有时候在他的堕落之中是深刻的。”作为一个好的音乐家，他像受到神灵启示一样将歌唱的美表现得淋漓尽致，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指出表达某种性格或情感的语调只能有一种，这就是与性格或情感相符合的真实的语调，由此而进一步提出了音乐美的“三位一体”的理论，“真、善、美有它们的权力。人们怀疑它们，但人们最终赞美它们。任何不属于这一特点的，人们一时赞美它，但最终会厌弃它。……自然的帝国和我的三位一体的帝国，地狱的门永远也不能胜过它：真，它是父亲，它生下了善，这是儿子，美由此而来，它是圣灵，这个帝国逐渐地建立起来。”

《拉摩的侄儿》是一部对话体小说，虽然小说中的两位人物谈

话的地点没有改变,谈话持续的时间是五点半以前这一段下午的时间,但由于体裁本身的缘故,小说涉及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故事和人物。这些间接的人物和故事尽管并不都是完整的,但是我们通过对于它们的叙述,看到了一个完整的人物,这就是小说的主人公“拉摩的侄儿”,我们在痛恨他的丑恶一面的同时,又感到这个人物并不缺少可爱的东西,甚至在某些时候,他的丑恶的东西里也有可爱的东西,而可爱的东西里,也能找到丑恶的东西。这就像莫里哀笔下的唐璜,虽然生活放荡,毫无信义、忠诚可言,却有着常人所不能及的深刻认识。对于这样的人物,我们每阅读一遍,都能有新的认识、新的发现。

译者

一九九八年一月

目 次

修女 3

拉摩的侄儿 205

修 女

如果德·克鲁瓦马尔侯爵先生给我一封回信的话,它将为提供这部故事的最初几行。在给他写信之前,我想要认识他。这是一个上流社会的人,他以帮助他人而出名;他上了年纪^①,早已结过婚。他有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他爱他们,也被他们依恋。他有高贵的出身,有智慧,有个性,有欢快,有对美术的兴趣,尤其还有独创性。人们向我称赞他的同情心、他的荣誉和他的廉洁正直;而我通过他对我的事务所怀有的强烈关心,通过人们就这事对我说的一切,判断出我向他求助时丝毫没有使自己的名誉受损。但是不应推测认为他尚且不知道我是谁便决定要改变我的命运,正是这一动机使我在写作这部回忆录时,决心克服我的自尊和踟蹰,在这部回忆中,我以我这年龄的孩子的天真和我性格的直率,不要聪明,不玩弄技巧,描述了我的一部分不幸。我的保护人可能会要求,或者当一些遥远的事情不再出现在我的记忆中时,可能我会突然想到要完成我的回忆录,我想,对这些事情结局所做的简略记述,和那只要我活着就一直存留在我心中的深深的印象,将足以使我完整地将它们回想起来。

我的父亲是一位律师。他在相当大的年纪时与我的母亲结婚;他与她生了三个女儿。他有很多财产,比他体面地嫁出她们所

^① 德·克鲁瓦马尔侯爵时年六十六岁。

需的要多得多；但是如要这样，他的爱心至少必须平均分配；而在这方面很是欠缺，使我不能做这个赞美。当然，我由于才智和相貌的惹人喜爱之处以及性格和才华，而比我的姐姐们出色；但我的父母亲似乎为此而伤心。天赋与努力使我优于她们，而这竟变成了我痛苦的根源，为了能够像她们一样总是被爱，被亲，被欢迎，被原谅，我从很小时便决心模仿她们。如果偶尔有人对我母亲说：“您有一些迷人的孩子……”这从来不被认为是说我。我有时狠狠地报复了这种不公正待遇；但是我得到的赞美在我们单独在一起时使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使得我宁愿被人漠视或者甚至是侮辱；外人们越是对我表现出偏爱，他们走后，家人越是愤怒。哦，有多少次我因为自己没有生得丑陋、愚蠢、笨拙、傲慢，总之是具有使她们在我们父母身边成功的那些怪僻而哭泣！我自问在别处都是正直、公正和虔诚的一位父亲和一位母亲身上为什么会有这种怪现象。我要对您承认吗，先生？当我父亲在愤怒时——因为他是粗暴的——从他口中露出的一些话，在不同的场合收集到的一些细节，邻居的一些闲话，仆人们的一些议论，使我怀疑到其中的一个原因，它能为他们做一点辩解。也许我父亲对我的出生有点不肯定；也许我使我的母亲想起她曾经犯过的一个错误，想起她曾经太听信的一个男人的忘恩负义；我知道什么呢？但是当这些疑问还是没有实在根据时，我将它们向您透露又有什么害处呢？您将烧掉这封信，而我也向您保证将烧掉您的回信。

由于我们相互之间间隔不长地来到这世界上，我们三人一同长大了。出现了一些求婚者。我的大姐姐被一位迷人的年轻人追求。我觉得他看中了我，而她也许只不过一直是他的献殷勤的借口而已。我预感到他的追求可能给我带来的所有痛苦，我提醒我母亲注意。这也许是我一生中做的唯一使她高兴的事，且看我是如何被报答的。四天以后，或者至少是不多天之后，他们对我说已

在一所修道院中为我安排了一个位置；于是第二天我就被带到那里。我在家中处境很不好，所以这一变故根本不使我感到难过；我带着许多欢快，去到了圣玛丽修道院，这是我的第一个修道院。此时我姐姐的那位情人因为再也看不到我，便忘了我，成了她的丈夫。他叫K先生，是位公证人，住在戈尔贝依，他在那里过着最糟糕的日子。我的第二个姐姐被嫁给了一位博雄先生，他是巴黎的一位绸缎商人，住在甘冈布瓦大街，她与他过得很好。

我的两个姐姐成了家，我相信人们该想到我了，我不久就会出修道院了。我当时有十六岁半。人们给了我的姐姐们相当丰厚的嫁妆；正当我期望会有一个与她们同样的命运、我的头脑里充满着许多诱人的计划的时候，人们派人叫我去到会客室。这是赛拉凡神甫，我母亲的告解神甫^①；他曾经也是我的告解神甫；因此他向我解释他这次造访的动机时，并没有什么为难：这是要劝我出家进入修会。我听了这一奇怪的建议，惊叫起来；我向他明白地表示我对宗教职业不感任何兴趣。“那没有办法，”他对我说，“因为您的父母亲为您的姐姐们已经罄尽了家产，在他们已经陷入的拮据状况下，我再也看不到他们能给您什么。想想吧，小姐；要么永远进入这个家庭，要么去到外省的某个修道院，必须如此；在那里人们会只要一点微薄的费用便会接收您，您只能在您父母亲去世之后从那里出来，而这要等很长时间。”我痛苦地呻吟，泪如泉涌。女院长被通知了这事；她在我从会客室回来的路上等我。我处在一种无法言喻的混乱中。她对我说：“您怎么了，我亲爱的孩子？（她比我更清楚我怎么了。）看您这样！人们从来没有见过像您这样的绝望，您使我发抖。是不是您失去了您的父亲或您的母亲？”我扑到她的怀里，想回答她的话。“呃！上帝！……”我只是叫道，“唉！

^① 亦译作神师，人们选定作为行为指导者的教士。